

杜思陀也夫斯基的作家日記

張伯權譯

理想與幻想

在前一期的「國民」(The Citizen) (註)，我們又談到酗酒的問題——或者說，談到如何治癒一般民衆酗酒弊風之可能——談到我們的希望，以及對即將實現的美好未來的信心。然而心中却不由得因為充滿惆悵與疑慮而痛苦。當然，由於目前的一些重大事情（我們彷彿生意做得很大的商人），所以沒有時間——這似乎是件很愚蠢的事——去思考十年內或本世紀末將會發生些什麼事，因為我們到時可能都已死去。我們這時代，一般人都很近視，只關心眼前，很少想到身後的事。而那些閒人——那些不切實際，恍若無事可做的人——假如他們喜歡想想未來的話，倒真可以想點什麼的。戈果爾的「瘋子日記」裏的帕普里辛 (Porischin) 不是就想過西班牙的事嗎？——戈氏在四十年前寫道：「這些事情真要我命，叫我……」等等。我承認：有許多事情也

令我顫動，而且，說真的，我對自己的許多幻想真感到沮喪。譬如說，前幾天，我就想過俄羅斯之爲歐洲強國的地位，結果越想越難過。

首先，我覺得我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儘快的成爲歐洲強國。不錯，我們現在就是強國，但我的意思是說，我們現在付出的代價太大了——遠超過其他列強所付的代價。這是一個很不好的徵兆，所以應該算是不真實的。

然而我必須先聲明：我之所以如此判斷，純粹是站在西方的觀點；我的結論也是站在同樣的觀點而獲致的。這似乎與本國的觀點——亦即所謂親斯拉夫的觀點——不同。如衆所知的，後者相信民衆的內在有某種獨立的力量，相信我們人民天生具有普遍但又個別且具有獨創性的力量——而就是這種力量在支持且拯救他們。

但看了派平先生（註）的文章後，我的心情變得沉重了。很明顯的，我全心全力的希望俄羅斯人民的這種寶貴、真實而獨立的本質——這是他們天生具有的——能夠實實在在地持續下去。然而，你也不得不承認：派平先生却一點也不了解或關心這些本質，或甚至根本未曾所聞；難到這些本質會自己隱失不見嗎？那麼，我也只好捨棄這些能夠安慰人的靈魂的本質了。

於是我覺得，到目前爲止，我們一方面要爬上強國的頂峯，一方面要運用一切努力使我們的鄰國儘可能不知道這件事。而事實上，一般歐洲人對俄羅斯的一切都幾乎一無所知，這對我們是有利的。至少到目前止，他們是一無所知的。我們不必對這個事實感到難過。相反的，假如我們的鄰國越來越了解我們，那才是對我們不

（譯註）派平（Alexander Nikolaievich Pypin, 1833—1904），俄羅斯著名歷史學家、出版者以及文學史家。一八九八年，當選爲帝國科學院院士（Imperial Academy of Sciences）。主要作品有：四卷的「俄羅斯文學史」（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1898—1899），四卷的「俄羅斯人種誌史」（History of Russian Ethnography, 1890—1892）以及「列林斯基傳」（Bielsky: His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1876）等。

利。然而到目前爲止，他們對我們一無所知——這正足以增長我們的力量。但問題是，他們目前已經漸漸開始比以前更了解我們了；這是十分危險的。

有個巨大的鄰國無時無刻不在注視我們，似乎還看穿了許多我們的事情。舉個重大的例子說，像那些我們所佔領的邊界地區，住的都是外國人，自形成他們獨有的邊界色彩。想想看，這在戰略上是多大的弱點？爲了保護這些地區，我們必須維持比我們鄰國更多的軍隊（至少，這是我這個老百姓的看法）。唉，在今後的戰爭裏，大腦比軍火更爲重要，而我們正缺乏這方面的人才，實在是太不利了。

以目前的情況看來，武器每十年就會不斷的更新，甚至於更快。大約十五年後，大家都不用步槍，而是某種閃光器，放出致命的電流。你說說看，我們能發明出什麼這類讓鄰國吃驚的武器嗎？假如在十五年內，每個列強國家都偷偷貯藏了這種致命的武器，那該怎麼辦？唉，我們只會模倣，向別的國家購買軍火，頂多在國內加上一番改造和裝修罷了。爲了要發明這類武器與機械，我們必須靠自己生產製造，而不是向別人購買。靠科學，而不是靠進口。根植於我們本土的，而不是國外的。然而到目前爲止，我們並沒有創造這種科學技術，也沒有從別處買到這種科學技術。

拿鐵路來說吧，我國幅員廣大，但又貧窮。把我們的資本與其他強國的比較一下，你就會了解我們鐵路系統的代價。請記住，他們幅員窄小，鐵路網早就建立完成，而我們幅員廣袤，尤其是從西伯利亞到太平洋岸，所以必須急起直追。即使現在，單只初期的鐵路網已使我們覺得不勝負荷，假如要將財源全力投資在此方面，必然損害到我們落後的農業與其他工業。所以問題的關鍵不全是在財源上，而在我們付出何種程度的努力。

假若我們要把每一種必須做的工作都與金錢缺乏扯上關係，我們便永遠得不到任何結論了。在此我只想談談教育，也就是指科學教育而言：想想這方面我們該如何努力追趕其他國家。以我個人不成熟的意見，我認為，假如我們要努力急起直追的話，每年在教育上的預算至少要與國防上的預算同樣多才行。另外，我們還必須考慮到，在時間上起步太晚，在金錢上沒有充足的財源，以及很可能只是三分鐘的熱度，徒然造成一股熱潮，

而對教育無補——以往總是如此。

當然，這一切都是理想；但我要重申一遍，一個人有理想總比沒有好，所以我要繼續想下去。請注意，我現在是以金錢來評估一切事情。這種方法對嗎？——其實錢是不能買到一切的，似乎只有歐斯托洛夫斯基（註）寫的喜劇中的那位無知店東才會這麼認為。譬如說，你可以用錢建立一所學校，但你却製造不出好老師。老師是複雜而微妙的產物，一位聞名全國的老師要經過數世紀才被公認，是靠傳統以及無數的經驗造成的。

但讓我們假設你可以用錢製造老師，甚至於到最後可以產生科學家。即使如此，你還是不能製造出人才（*men*）。假如一個科學家，他不了解自己的職務，又有何用？譬如說，一個專攻教育學的人，他也很會教這門課，但他不一定是一個好教師。要人才才行。人才比金錢重要。無論如何，金錢是買不到人才的，因為人才無價，人才是需要好幾世紀造就出來的；好幾世紀就是許多時間，譬如說二十五年，或三十年，而我們已失去太多時間了。

一個有觀念，能獨立思考，能獨立行事的人，是全國人民長期獨立生活下的產物，那是忍受長久的痛苦而成的。簡單的說，他是整個「活的」歷史下的產物。

但在過去兩百年歷史裏，我們一直沒有能獨立自主。所以現在也絕不可能用人為的方法來加速這種獨立的生活，因為那是需要長久時間「生活」下來的。我們可以在自己的身上看出來：兩百年以前，我們就應該加速追趕了，但是沒有，由於西方國家空前的大勝利，我們無可否認的反而困惑了。

西方人相當惡狠，但却獲得勝利，他們至今仍在鼓吹說我們沒有科學，沒有常識，沒有耐性，沒有技術；

（譯註）歐斯托洛夫斯基（Alexander Ostrovsky, 1823—86），五十年代俄羅斯大劇作家，他在戲劇方面的貢獻，猶如戈果爾及屠格涅夫在小說方面的成就一樣，是他把寫實劇介紹給俄羅斯人民。歐氏劇作結構相當嚴謹整實，情節單純，動作一貫。其根本主題仍不離俄羅斯文學的傳統精神：同情被迫害者。

說我們註定要落在整個歐洲之後，只有緩慢地模倣學習他們；甚至從他們歐洲人的觀點來看，認為我們若能獨立簡直是一種罪惡。然而明日，假若我們竟還敢稍微懷疑兩百年前我國發生的革命所具有的絕對優異價值，那麼西方人一定會異口同聲的開始大叫，說我們人民企望獨立的理想純粹是夢幻而已；說兩百年前我們就已經離開野蠻人而歸服最文明最快樂的歐洲人，說我們永遠必須記住要爲此事而感激。

那麼讓我們不談西方人，讓我們假設金錢可以做一切事情，假設時間也可以購買得到，甚至獨立自主的生活也會主動冒出來，而且被訂成法律。但問題是：這筆錢財可以從何處得到？——而我們目前的國家預算幾乎有一半是用去製造伏特加酒；換句話說，我們所有國民的未來全靠國人醉酒和墮落。這也可以說，我們爲了成爲一個歐洲列強，而犧牲了整個未來，這種代價太大了。我們簡直是在殺雞取卵。誰願意這樣做呢？——很不幸的這純粹是歷史本身造成的必然後果。我們俄羅斯人脫離了帝王專制；却不懂得過新生活；到目前爲止，還不會獨立地生活。只是有了起步，已算是重大的突破；它發生得太突然，幾乎不合歷史的邏輯，超乎俄羅斯人的個性。這些最初的起步裏，我們同胞遭遇了什麼難題？——上層社會太懦弱；智識份子與人民隔離，以及最重大的——猶太人與社會的敗類。人民首先因爲快樂而飲酒，後來却因此養成愛好用武的習慣。這難道比那些社會敗類高明到那裏去？他們是以此自娛呢？還是學習到了什麼東西？目前，各地的酒肆太多了，幾乎幾百人就有一家，甚至幾十人就有一家了。

「國民」曾經有專文詳細報導目前這些酒店的狀況：認爲這些酒店不能只依靠賣酒生存。那麼它們是如何維持下去呢？用盡一切敗壞的手段——包括偷竊，贓物交易，高利貸，搶奪，破壞家庭等等一般社會所不耻之行爲——這就是它們生存之道。

母親飲酒，孩子也是；教會根本一無作用；父親則從事搶劫：伊凡·蘇沙寧（註）銅像的手臂被鋸斷，拿

到酒店去賣，而酒店竟也收買了！請教一下醫學專家：這種酒鬼會有什麼樣的後代！但願這只是悲觀者的誇張，把不幸誇張十倍！然而我們相信，……假若在未來的十年或十五年內，俄羅斯人縱飲的習慣沒有消除，反而依舊或增加的話——這麼一來，剛才那種景象不就變成真的了嗎？——我們現在需要維持一個強國的預算，因此也急需錢財。問題在於：在這十五年內，大家不喝酒的話，誰拿出這筆錢財？或者這種狀況讓它繼續下去嗎？勞工重要，還是工業？好的預算只靠工人和工業嗎？那麼在這種環境下又能造就多好的工人呢？

只有工人的繁榮，才是聚集資本的最好辦法，這也是國家的根本資本，否則只有富農及猶太人有資本了。假如一般百姓不會清醒，而知識份子又不幫忙他們的話，情況會依舊如此的。假如一般人民竟然永遠酒醉不醒，他們不久就會發現自己被所有猶太人控制了。如此一來，沒有任何一個團體能解救他們：他們將會一樣的貧窮，窮得典當東西，為窮所役；相反的，國家的預算反而來自那些富農和猶太人了。屆時將產生一種墮落敗壞的小中產階級來奴役無數的窮人——就是這幅景象！猶太人會吸光俄羅斯人的血液，甚至縱飲享樂，羞辱俄國人。雖然他們因而要繳稅出錢，但那錢都是壓榨俄國人得來的。這真是一個可怕的惡夢。感謝上帝，它只是惡夢而已，不會實現的。要知道百姓不只一次的救過自己！他們會發現他們自身具有一種保衛力量；發現自身具有許多美好的本質，而這些本質却是為知識份子所拒絕的，百姓將會拒絕酒店；他們會開始渴望工作、秩序與榮譽——而不是酒店一類的沙龍俱樂部。

感謝上帝，這一切似乎都正在實現中；至少有所謂禁酒的團體出現。說真的，目前這一切還只是在萌芽時期，他們的努力很微弱，幾乎不為人察覺；但願他們不會因為一點挫折而退縮。同時，更願他們得到大家的支持。願所有進步心靈的人——包括文學家與社會主義者，教徒與新聞界——都會支持此一行動。但願那些日益重要的教師也會支持。我知道我不是一個講求實際的人，但你能想像嗎？我相信即使最貧窮的教師，假若他願意的話，一定能有所作為。真正的問題是：在這件事情上，人格與個性是很重要的；商人就很重要，他能執行他自己的意願。

目前的老師大多數為青年人，他們有意做些好事，但却往往不懂得一般百姓；他們懷疑，不信任別人；起初，有時也相當熱忱認真，不久便懶散了。他們看起來愁容滿面，開始把教師當做過渡性的踏腳板，以求更好的職業。於是他們變成高明的酒徒，或者爲了多賺十盧布，辭職不幹，有的到國外去，即使沒有薪水也無所謂。這種事情以前常發生，據說現在仍有。

不管也罷，還是讓他們在國外吧。我還是堅持我的看法。我認爲——請注意聽——即使一個在鄉間的最不重要的教師，假若他願意的話，一定可以主動的將所有人民從嗜酒的野蠻心態中解救出來。關於這個問題，我甚至有一個可以寫成小說的構想，只是怕我還沒有動筆之前，就先讓讀者知道了。

The Citizen, 1873, No. 21

您不應該錯過的六本 各具特色的音樂叢書

二本有關音響的暢銷書：

Hi-Fi 高傳真音響系統

林宜勝譯 35元

再生音響

林宜勝譯 35元

已被大專音樂科系選爲「配器法」教本及主要參考書的：

管弦樂工作者手冊

林光餘譯 40元

凡樂隊指揮、教師、演奏人員不可或缺的指南：

樂器指法手冊

張眞光譯 40元

針對缺乏管弦樂器實際演奏經驗者編成的：

管弦樂器音域比較手冊

史惟亮編譯 55元

學習鋼琴的最佳教本：

鍵盤和聲初階

林順賢譯 40元

全省各大書局均售，郵購九折，劃撥：19274 書評書目社